故乡人的笑容

今年春节，我回家乡探亲。我的家乡是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新地自然村。这次家乡之行给我最深的印象是：家乡人那一张张舒心的笑脸，打动了我的心弦。

我的一个本家弟弟郝万良，他家承包了几十亩土地，他想得更大更远。根据政策，以租赁的形式，承包了邻村的2000多亩土地，实行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。一个人开着大型拖拉机，带着五铧犁，用不了几天就把这2000多亩土地翻一遍，而且耕得又深又平坦，看上去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再从播种、田间管理、灌溉、收获等几个方面看，省力、省工、省资源，利弊可想而知。前几天，我专门绕道去看了看他们的农场，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绿油油、嫩灵灵，长势喜人，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，微风吹来，千亩绿浪映入眼帘。

弟弟郝万良介绍说：几年来他经营的这个农场收入非常可观，每年纯利润都在200~300万元左右。郝万良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是我们村及周围农民发展的一个缩影。像我们新地村，100多户人家，400多人口，家家都富裕起来了，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，吃的是白面、莜面、油炸糕，肉食是每顿饭必不可少的，原来的粗粮变成了酿酒、制粉的好原料和养猪喂马的精饲料。到目前，全村没有一个缺粮户，没有一个贫困户。原来不敢想象的小汽车进入农户家庭，据统计，100多户的小村庄，有小汽车或是大汽车，大型农用机械的人家，就占了50%左右。原来乡亲们调籽种或是购买生活日用品要去县城，虽然只有20多公里，但一走就是一天，误工误事没效率，现在他们开着自家的小汽车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，省时省力。乡亲们还给我估算了一笔账，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家庭很普通，收入20万元以上的“冒尖户”也有。在这个村庄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属于“贫困户”，当然这和国家贫困户标准的概念是两码事。

虽然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村容村貌、道路畅通离文明乡村、健康乡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在乡村建设方面，重点是解决村容村貌、道路畅通的问题。目前，家乡一排排整洁的砖瓦结构房拔地而起，一条条平整宽阔的水泥路四通八达，村里的小街小巷也都实现了全硬化，就连厕所也进行了“革命”，彻底改变了村容村貌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怎能掩饰住乡亲们的笑容呢?

以前，每到清明节或农历十月初一，我总是要回故乡上坟扫墓。那时候的路真是不好走，晴天尘土飞扬、坑坑洼洼，雨天泥泞不堪、打滑难行。曾有两次在泥泞的水坑中行车，让石头把汽车的油底壳给蹭烂了，不得不打电话求助救援车来拖走。尽管每次回去总是谨慎驾驶、小心翼翼，但总有一些意外发生，究其原因，就是没有修路，道路不畅通。现在好了，自治区集中修建了全区乡镇、行政村、自然村的道路，家乡道路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观，现在回家乡再不用发愁了，50多公路的路程只用半个多小时就到达了。

坐在弟兄们敞亮的大客厅，抿着醇香的美酒，吃着丰盛的菜肴，畅谈着我们的发展前景，好不惬意!

文/郝秉升

篱笆

牵牛花开的日子里，篱笆围成了乡下的院落。一家一户的篱笆墙上，牵牛花一步一步爬上去，红、白、紫相杂的小花朵，给篱笆墙披上了一件花格子衣裳，乡下人简朴的时光中，也便有了意趣和诗意。

篱笆又叫栅栏、护栏，由棍子、竹子、芦苇或灌木构成，是用来保护院子和菜畦的一种设施。我家的院落与菜畦，那个时候用玉米秸或竹子围起来。

滑过一片片樱花的海，回头走进岁月里，篱笆墙的影子像一朵时光的云，又从我的记忆里走出来。那年秋天，庄稼成熟了，一株株玉米在秋色中收获了，一车车玉米秸拉至家中，父亲就用玉米秸围了一个篱笆墙。父亲将一捆捆玉米秸并排立起来，每隔一段栽一根木棍，中间再用横木棍固定住，一个严严实实的篱笆墙就建成了。父亲的活计很精细，围起的篱笆墙很漂亮，玉米秸手牵手站在那里，我家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院落。日子一步步往前走，白鸡在篱笆墙边啄食，瓦楞草在头顶上随风摇摆，母亲在篱笆院里晒苞谷、舂米、拉家常。年少的我拿来小板凳，坐在门前树荫下背唐诗，还围着篱笆墙做各种好玩的事儿。小村子一家一户的篱笆墙织成一道道网，篱笆墙的影子晃动在晨曦中，又沐在夕阳里。

正在长大的我突然感到，篱笆墙围起的地方，最踏实，也最快乐!夏天从四季里跳出来，头顶上枝条交错，小鸟啁啾，燕子欢舞，蝉声如沸。牵牛花是乡下最快乐的花，枝枝蔓蔓绕篱攀爬，忘情地爬，甩开膀子爬，竹篱笆墙成了花海。牵牛花枝蔓伸展到哪里，花儿就开到哪里。那一串串张开小嘴的小喇叭花，薄薄的，嫩嫩的，白的透洁，红的热烈，紫的沉静，泼泼洒洒，开满了篱笆，篱笆墙的一角天空下，一片清新自然和开怀。一只只蝴蝶飞过来，我一抬脚，摘了几朵牵牛花，就四处逐蝶去了。

儿时的时光里，离竹篱笆墙不远处，有一个我家的小菜园，父亲用棍子建了一个木篱笆，把小菜园围起来。小菜园四周插满一根根木棍，中间也用横木棍固定，木棍与木棍间隔空隙匀称，细心的父亲把小菜园的木篱笆做的整整齐齐，用来阻挡家畜家禽进去弄坏菜畦。父亲在小菜园里种上黄瓜、西红柿和豆角，每到季节，黄瓜藤、豆角秧使劲往木篱笆上爬，牵牛花和其他小花朵也爬上去凑热闹。小菜园里缀满果实，木篱笆上藤蔓相拥，各色怒放的花朵点缀其中，好一派热闹景象。

篱笆，在故土扎根，在记忆里疯长。一想到篱笆，我就看到童年甩不掉的影子，还似乎听到父亲劈柴的声音。 文/董国宾

拉风箱

回想童年，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件事情是帮母亲拉木制风箱。风箱是请木匠师傅做的，一个长短、高低与灶台相仿的长方体木箱。箱子里面有两块稍小的竖立起来的木板，各家各户的主妇们会在木板边缘用麻绳和糨糊缠裹一圈鸡毛。待糨糊干透后，木匠师傅把缠好鸡毛的木板固定在两根横着的平行拉杆上，拉杆从密封的箱体一侧圆孔穿出，然后固定在一截与箱体等高的竖直木棍上。木棍就是风箱的把手。拉风箱的人手握把手，一推一拉，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随着拉杆正下方略大于扑克牌大小的风门上小木板的吧嗒声，箱体里便会有强劲的风力从紧挨灶台一侧的风嘴吹向灶眼。

那时，每天饭点前姐姐和哥哥们总是不见踪影。母亲在灶台周围忙来忙去，拉风箱的事儿归我。等到母亲将食材都准备好，或蒸或煮进锅灶上，母亲接过风箱把手后，我才能长舒一口气，暗喜着终于被解放出来。

或许是年幼胳臂细力气小，或许是经常拉，失了兴趣，总之，那时一听到母亲呼唤让去拉风箱，上下眼皮就开始亲热起来，打起瞌睡。

除了每天三餐需要拉风箱，每年初冬，母亲都会把从农业社分回来的莜麦筛簸，在大铁锅里用稍温的水淘洗干净，然后再在大锅里炒至微黄，倒出来晾凉，最后才能让父亲或哥哥们到磨坊磨成莜麦面粉。

幼时的我最烦母亲在大锅里炒莜麦，究其原因是母亲总让我拉风箱。炒莜麦是技术活儿，母亲用一个木头长柄板子不停地在锅里搅动，麦粒才会吃匀火候。灶膛里要烧着文火，火大了磨出的面粉会发黑；火小了面粉倒是显白，但做成吃食会发僵，口感不爽。

于是母亲炒莜麦时，拉风箱更显出是个需要耐心和耐力的活计。那时的我听到拉风箱就犯愁。每每拉风箱时，我要么打着瞌睡，要么感觉浑身都被麦芒蜇得发痒难耐。心里想着母亲赶紧炒完吧!

期间母亲发觉火势过头，就对我说：“待煽不待煽。”我总回一句：“不待煽。”其实母亲是提醒灶坑里慢慢地悠着点火便好，并非询问。那时的我心里总是不待见拉风箱这活儿。母亲有时也会奖励一下拉风箱的我，中途会在某锅炒好的麦粒出锅时，留一碗莜麦在锅底，继续翻炒几分钟，直至将麦粒炒到金黄，完全熟透。母亲将莜麦倒在碗里，这样我一只手边拉风箱另一只手就可以抓上一把麦粒吃着，浓浓的麦香顿时赶走了疲乏。

一年又一年，木制风箱已渐行渐远，母亲的呼唤也早已在老屋前销声匿迹。

如今想起来，人的一生何不像拉风箱一样，拉着拉着便老了；拉着拉着时光便溜走了，拉着拉着母亲就只能活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如今我家那个木制风箱还在，我时不时会去弟弟家储藏杂物的房里看看它，看着看着幼时的记忆又鲜活起来……

文/王文英

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夯进草原的金界壕，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，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，时光的船逆流而上，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，为了方便发放稿费，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bfxbcyws@163.com